

果园的黄昏(外二首)

□ 芒 原

黄昏,一个人在果园
坐下来,突然它就变得大起来
它成倍地向着那未知的领域扩大
像湖心惊飞的水鸟,扑棱棱
弥漫在混沌的光影里。它还在扩大
随着白天的结束,果园像块黑布
从地上升起,把挤满枝头的光摁灭
遮住了眼睛和天空之间的空旷
把果园的一年四季切成果肉的碎片
而小时候总是担心草丛里有蛇
也担心看不见的地方,会不会隐藏着鬼魅
把瘦小的自己抓走。现在不会这样想了
自从母亲离开我们,她的果园
她的身影在宇宙另一边,像风中的落叶
越来越轻。所以,我越来越
爱黄昏,爱这明暗交替的时刻
思念像一只海螺,发出呜咽的回声
我知道,此生再也见不到你
唯一能够的是
沿着自己身体的血管
复述生命的往事

果园的蛇莓

蛇莓红了
像双熬红的眼,充满隐喻

布满血丝,呈现给时间的绷带
之后,在各自的位置修筑泥的穹顶
泥的玛瑙星星,泥的无声花园
而几场雨水过后,便会沤烂。这样的時候
将会看到:和它齐高的地丁,矮于它的
婆婆纳,可食用的茴香、韭菜
豌豆……它们都在探寻着归宿
和生命的意义,这足以让我羡慕了
因为——小小的蛇莓
每年都红着,用它身体的语言
极简的方式,爱着
它所不能爱的所有事物
仿佛只为给自己

果园的杂草

入夏后,杂草已经长得齐腰深
这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它们被一场雨水复苏过来
车前草、蒲公英、鬼针草、白蒿
薄荷、酢浆草等等。它们有着水蛭的身体
有着原始的欲望,运用着身体的吸盘
在黑夜拉伸和使劲叮咬,把耳朵从露水
探出
让这个失聪又接纳黑暗的器官,如一只
飞翔在白天的蝙蝠,在到达我们的眼前
时

呈现出“一切无用之物都将被抛弃”的法则
正如此刻的苹果树,它们拥有品种带来的
优越
一切的事物都将给它们开绿灯,是来自
果肉的糖分,以及味蕾中的蜜汁
而实际上,万物的天平上也会出现利己的
筹码
比如,车前草,清热利尿,凉血,解毒;蒲
公英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它们
是无数双渴望而绿色的手掌,朝着天空
挥手
围绕着它们心中的光,自然地转动
可就在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心慈手软
依然挥动手中的锄头,将它们
一一铲除,以至于
在过去或是未来,杂草
都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芒原,原名舒显富,云南昭通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参加《诗刊》社第 36 届青春
诗会,获《诗探索》第 18 届华文青年诗人
奖、第九届云南文学艺术奖诗歌奖、云南
年度优秀作家奖等奖项。著有诗集《烟柳
记》。

步伐(外一首)

□ 高 专

甲说走路要昂首阔步,气吞山河
乙说走路别扭捏作态,以免把蚂蚁捻成
肉末
丙说走路时须安装探测器,免得道路发
出尖叫
因为每条路都连结着不同的神经
丁却说走路行色匆匆会擦伤空气的皮肤
对走路,这简单而机械的动作
我竟犹豫不决,不知如何迈步
有的路可以大步流星地走
有的路开阔平坦,鲜花们清一色向你挤
眉弄眼
却要格外小心
有的路轻重缓急得当,陷阱上走过
也安然无恙
有的路在没有路的地方,大道昭彰之路
反而危机四伏
有的路反着走才正,如昆虫在枝杆上倒
爬如流
有的路越向前目标越模糊
只会一种你擅长而熟悉的步伐
很惬意,但这段路的尽头你将抬脚兴叹
它是为另一类步伐准备的
多种步姿连缀成一条完整的人生之路
面对峭壁天堑,飞翔是一种步伐
面对惊涛骇浪,奋游是一种步伐

面对荆棘屏障,像蚂蚱一样跳过去,跳跃
是一种步伐
面对纵横交错,肉眼都无法看见的道路
我们要学会迈出探索的心之足步
即便是顺着天堂垂下的绳索往上爬
在阳光区域也不可太过流连

透过时间的镜子
主干道的两旁
还枝生出许多歧路
它们如河流两侧注入的大小溪流
使主流永不干涸
有时我们得把情感放在左边的一条路上
把肉体放在右边的一条路上
把灵魂放在居中的干道上
像叶团上的叶脉,共同弥漫、滋养、烘托
使生命之叶变得丰满、圆润而阔大

寂静中卷起生命的喧腾

行走在孤寂的路上
每步都伴有血的流失,心力的耗尽
这是我抉择的路

听到邻路的幸福嬉戏
曾陷入全然羡慕

伸手便可摘到红扑扑的果实
举步便可彻头彻尾没入路旁池塘
浸灭一身热焰
让马蹄的雷电踏碎阴郁

然而再鲜艳的花都会在季节的冷漠中枯
死
短暂的欢乐填不满生命的稻穗
充其量只能逗留,因为邻路的草丰茂
心需要柔软休憩,让蜜汁花露流入口中
我的路是我终身安眠的躺椅
并最后听到灵魂的微笑

曙红时光转眼衰黄
纵然前途荒寂如冬
万不可偏离抉择,成为迷途者
适合你的战场不战而胜
不适合你的战场每战必败
冰冷中生命的意义不冷
寂静中卷起生命的喧腾
是海——就应碧波浩渺,千帆竞发
是山——就应巍峨绵亘,钟声的紫霞雾
绕古柏

高专,诗人。著有诗集《高专的诗》《雨敛
黄昏》等。现居昆明。



柿柿如意 木板油画 张荣一绘

寄雪(外一首)

□ 辰 水

天色晚了,只有雪还未睡
还在跟踉着跌落人间

此刻,谁也无法纠正一朵雪花的诗意
在干净的背后,通透得令人惭愧

我有无数个理由带着一朵雪花私奔
以时光为轴心,方圆十里

在一个没有疼痛的人间活着,十万朵雪花
压在大地上,便是一种罪

一切都白得令人可怕,发指
没有黑的存在,白又有什么意义

在寒冷中紧紧握住一支钢笔

天阴沉着脸。
还需要多久才能打开字母的口袋?
我一边唠叨着
一边把积雪清除到瞳孔之外。

时间不能容忍
一个打字员随便向键盘发脾气。
当寒风越过一道道门槛
催促一行行诗句上路
所有的标点,都变成了镣铐。

此刻,我愿意做一个一意孤行的人
从故乡的暖房里出走。
毡帽、手套,连同大衣都不要了
只带着一沓稿纸上路。

途中,我将会碰上更大的风暴
在丛林中,在高原上
我的孤独像枯枝一样荒芜。

只有雪。更大的雪。
落在稿纸上。压碎一个个汉字
桀骜不驯的汉字。
我的拇指在颤抖,它已握不住
一支冻僵的钢笔。

辰水,1977 年生,山东兰陵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